

是孰非可恨者乎然而一下社飯未寒力排旁午一則金冊告獨哀毀不息者良由魏用夏變夷故抑切忝忝之懷宋將變于夷故不啻援援之感雖則人事之失亦天運使之然也不然祖孫一體后以言之諱諱而帝聽之藐藐其智者之謂夫調戲之謂失

宋名臣錄富鄭公韓國夫人晏氏元獻公女也弼初遊場屋穆脩謂之曰進士不足以盡子才當以大科名世適有旨以大科取士時弼父言官耀州將西歸范文正遣人追之可亟還至京師見文正辭以未嘗為此學文正曰已聞諸公薦君矣又為君關一室皆大科文字可往就館時元獻為相求婚於文正文正曰公女若嫁官人仲淹不敢知必欲國士語無如富弼者元獻一見大愛重之即議婚弼遂以賢良方正登第初言為呂文穆公門客一日白文穆曰兒子十許歲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太祝文穆許之及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而勲業遠過於吾令與諸子何

學供給甚厚後弼果至宰相時稱三公知人無忝於晏氏云

錄曰愚觀塵埃物色之設雖曰難希而蛟龍騏驥之需自當有辨特以三公一則不因門客之微而私其子一則不以宰相之貴而吝其女一則不避嫌疑之迹而薄其徒卒之鸞鳳並耀水玉交輝棟梁傑義家國天下均有所賴若此等事卓然罕矣錄之

弘道錄卷之四十三



弘道錄卷之四十四

路五

智

孟子萬章問曰象曰鸞陶思君尔忸怩舜曰惟故臣庶汝其於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陳賈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孟子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錄曰權者聖人之大用而智乃行權之大本權非大聖人有所不用智非大聖人有所不由各要其至而已矣象之時舜非不能行權也而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其心方且如窮人無所歸故象憂亦憂象喜亦喜非真智不足也為是以順乎親耳管蔡之時周公非不能用智也而王室初定頑民尚多其心詭忍薄其親耶故始以監殷終以討畔非真仁不足也為是以安王室耳後世若不行太原之賞當子而不予以致

痴兒之慚忿信虛讓之詞當決而不決以  
致喋血之大變者其仁與智胥失之矣  
易明夷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  
箕子以之

錄曰書云我其發出狂吾家老遜于荒所

謂外晦其明也自靖人自獻於先生所謂  
內守其正也此古之聖人既明且哲以保  
其身與人之眩其智識而中實不足者不  
可同日語矣

左傳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

隱公宋武公生仲子叶子生而有文在其手  
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於我生桓公而惠公  
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

錄曰愚觀隱桓之事譬之嬰兒嬉戲投之  
菓而三與之三取之可為千古之一笑也

夫大義之不明與我事之不密均之為不  
智也惠公元妃卒則聲與仲皆妾也而掌  
上之文所當畧矧公薨又無治命則隱與  
桓皆庶也而慕義之名所當遠此義也既  
不能然則不免小人之窺伺尤當倡明大

義追改前失使名正言順本拔源塞則羽  
父之惡不敢肆而桓亦或安於其分矣此  
幾也二者皆失而猶怡然不見其禍吾不  
知隱公之為心也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  
近憂胡傳亦曰猶辯之弗早辯也其何能

淑也夫

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季字也蔡秋蔡

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按何氏蔡封人

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季季之陳封

錄曰可以止而不止可以速而不速者隱

公也子如無子奪如無奪者穆公也可以  
去則去可以止則止可以取則取可以舍  
則舍者蔡季也夫是而莫不賢智之也

莊十一年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  
害於築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

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  
興乎禹湯罪已其興也恃焉禁紂罪人其亡  
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於禮也言懼而名禮  
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亂也臧孫  
達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

錄曰臧文仲以宋罪已而與其然乎夫大  
水之徵君弒之象也與其罪已而獲虛名  
孰若反躬而遠實禍乎夫通而無禮亂之  
首也虜而諱惡忌之媒也閃之自侮自伐  
故天降之辜如影之從響非有心恤民之

謂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於周疆定

王使王孫滿勞楚于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

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有德也遠方圖

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

姦故民入川澤山林魍魎罔兩莫能逢之用  
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禁有昏德鼎遷於商  
載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  
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  
所底止成王定鼎於郊歷卜世三十卜年七

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  
未可問也

錄曰愚觀王孫滿之智足以有為然而不  
為者不自強也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  
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詩云迨天之

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楚為無道僭替諸華蛇豕之心虎狼之威夫豈不聞之苟周之君臣誠能貴德尊士而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楚方心服之不暇奈何札子矯命毛蘇亂邦僭殺

略五

四

奸戮辱孔甚矣雖能獲自外之口無以奮自強之謀卒至于朝之奔楚鼎之不鼎亦可見矣

伍尚弟員奢之子也楚平王執奢費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必來王使召之尚謂員曰爾適吾我將歸死吾智不逮爾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智也爾其勉之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肝食乎

錄曰員之倒行而逆施固未嘗無憾也至於無極吾不知其所責何也夫新臺之玷青蠅之汙小弁之怨殄瘁之憂綏惡至此亦云極矣胡為乎又以其子才而督之報乎欲絕禍本而祇以長之費之亡無日矣

知其有吳而為之鼓其與知其有禍而為之扇其懼員之不奔安在其不奔乎是故無免父之召或可緩伐楚之謀無崇君之奔未必速子胥之去天之好還理之從響莫可以知其然也

略五

五

通鑑田單者齊宗人子也為臨淄市掃燕人攻安平單使其宗人皆以鐵籠傳車轄及城潰人爭門而出皆以軸折車敗為燕所擒獨單以鐵籠得免遂再即墨時齊地皆屬燕獨言即墨未下樂毅乃并右軍前軍以圍音左軍後軍圍即墨即墨人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是多智習兵因共立為將以拒燕

錄曰毅之剋破七十餘城而兩城不能拔其故何歟曰此孟子一言已決何俟諸說之紛紛也夫燕齊之禍久矣其始也罪止一子之耳固無所與於其宗廟社稷也其終也罪止一氓王耳亦無所與於其宗廟社稷也使誅一子之求其所以代子之者固不為齊有也戮一氓王求其所以代氓

王者亦不為燕有也奈之何二國之不然也其伐之也不以置君為重而以至燕為利故其報之也亦不以好還為念而以必得為功使如孟子之言則且無樂毅之事而何言即墨之云哉壁之鄉隣有訟者舍

其心之所究而持其陰之所重則經歲累年而不決必待劫而反之而後可理也厥後田單復齊之所有而不驚燕之所入而後燕齊之禍息是以為智初不在於鐵籠之計也

智果者宣子之弟也初宣子之子瑤將立以為後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疆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

略五

六

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智果乃別其族於太史自為輔氏  
錄曰哲執智果乎其論瑤也若決若龜奈何宣子之不察也夫仁道不明久矣以虛之令令而謂之美且仁則瑤之賢不可謂

仁乎然而不察乎其心也則禁非不巧文辭慧紆非不強毅果敢狄非不美鬚長大段非不射御足力而南宮長萬非不技藝畢給也是以仲尼之門無道五賢之事者而惟仁以為之本不仁則百姓不足續為是故敵以三家分晉之時人心亡矣又可君下流執果之別族為輔氏惡天下之惡歸之也

漢書劉德者休侯富之子也少有智略數言事召見甘泉官武帝名之曰千里駒昭帝初為宗正丞遷大中大夫復為宗正雜案上官蓋主事德常持老子知足之計妻死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謝不敢娶長盛滿也常責蓋長公主起居無狀恨之公主孫謹遮德自言侍御以為光望不受女承指劾德誹謗詔獄第五免為庶人光聞而恨之復自召德守青州刺史復為宗正宣帝立以定策功賜爵關內侯又以親親行謹厚封為陽城侯為人性寬厚好施生每行京兆尹事多所平反家產過百萬則以振昆弟賓客食飲曰富民之怨也

錄曰大學傳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戊固悖矣禮亦未為得也不旋踵而延壽遂亡此悖入之患也富之自歸京師不競闕國可謂慎德矣故其子亦知止足是知吉凶禍福之端乃忠

信驕恭之別從古聖賢夾之已熟不但老氏而然也

漢宣帝元康五年元帝為太子疏廣為太傅受為少傅從昆弟子也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一日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吾官至二千石官成名立如此而不去懼有後悔即日俱移病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五十斤公卿故人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嘆息為之下泣歸鄉里賣金置酒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或勸廣以其金為子孫頗立產業者廣曰吾豈老悖不念子孫哉願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供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靡餘但教子孫忘情耳賢而多

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富者眾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

錄曰二疏之翻然辭位蓋懲霍光之事其不治產業亦以顯禹雲山之覆轍也是故前乎此者有張安世後乎此者有王吉皆以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以為預知太子之不足恃則二子無是心也

又曰蕭望之豈可與疏比哉望之以韓延壽代已為馮翊有能名以為出已之上故忌害之欲陷以罪法而二人者方且以子孫之益過生怨為慮又肯與人相訐哉其恭顯陷之亦與延壽一聞耳非帝得而為之也

馮野王父奉世為有將軍光祿勳野王復為左馮翊父子並居朝廷議者以為器能宜於其位非因女寵故也及遷大鴻臚出為上郡太守治行稱第一弟立亦為平原太守又代

為上郡在職公廉治行略與野王相似而多  
智有恩貸好為條教吏人嘉美歌曰大馮君  
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智恩惠民  
政如魯衛德化均周公康叔猶二君與弟凌  
麥皆知名當世更治五部所居輒二最迹

錄三

九

錄曰愚觀君卿兄弟人皆謂賢於伯都愚  
尚謂拙於謀身何耶其曰人皆以寵貴我  
獨以賤者以兄弟皆王舅不得備樞機也  
嗚呼斯言也未免殉於時乎殆於時不為  
五侯則為丁傅何可以智稱耶時王綱紊

矣逢南梅福猶懼况已矧可以濡滯乎此  
唐之武攸緒所以卓乎其不可及也

馬援少時以家用不足辭其兄况欲就邊郡  
田牧况曰汝大材當晚成良王不示人以樸  
且從所好遂之北地田牧嘗謂賓客曰丈夫  
立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後有畜數千頭穀  
數萬斛既而嘆曰凡殖則產責其能賑施也  
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於親舊聞隗囂好士  
往從之囂甚敬重與決籌策  
錄曰愚觀馬况之論而嘆大材欲適良工

之難也蓋援生於新莽之時天下無所往  
矣是故出則為紀唐處則為龔鮑自分其  
老且窮也豈惟援知之况亦知之向非南  
陽龍興不終於邊郡田牧乎嗚呼鄧林之  
產撲不徒生藍田之寶價亦增重卒之身

為得相名垂竹帛女為元妃德冠後宮其  
成就之晚豈尋常平哉故士不可以遲速  
觀之而甘心固守乃丈夫之烈不可以不  
自重也

後漢書東平王少好經書雅有智思為人美

須顧腰帶八圍顯宗甚重之拜驃騎將軍位  
在三公上是時中興三十餘年四方無虞王  
以天下化平宜脩禮樂乃與公卿共議定南  
北郊冠冕車服制度乃先武廟登歌八佾舞  
數帝每巡侍常留鎮侍衛皇太后在朝數載  
多所隆益而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  
自安上疏歸職乞上印綬退就藩國優詔不  
許復辭懇切五年許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  
綬以驃騎長史為東平 水傳據為中大夫令  
史為王家郎加賜錢二十萬布十萬匹

錄曰夫自周室既往姬召亦衰漢興以來  
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顧乃率在外  
戚然則母之親屬俞於父之同氣乎凡此  
皆之其所親愛好樂而辟焉者由是身不  
脩而家不齊國不可得而治天下不可得

而平而禍亂交作矣聖人戒之於前西漢  
昭之於後僅而改弦易轍章和以後漸如  
昔矣

李固之女文姬同郡趙伯英妻也賢而有智  
固既策罷文姬知不免禍悲曰李氏滅矣直

太公已來積德累仁何以遇此固有少子爨  
乃密謀藏之頃之難作二兄受害文姬告父  
門生王成曰先公有古人之節因君執義今  
委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  
義遂將變乘江東下入徐州界變姓名為酒  
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為異人陰相往來爨  
從受學酒家異之以女妻爨專精經學十餘  
年間梁冀既誅災青屢見史官上言宜有赦  
今當存錄大臣寃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天下  
并求國後爨乃以李末告酒家得還鄉里婦

錄五

十一

弟相見悲感佛人既而戒熒曰先公正直為漢忠臣而今朝廷傾亂梁冀肆虐令吾祖宗血食將絕今弟幸而得濟豈非天邪宜杜絕眾人勿妄往來慎無一言加於梁氏唯引咎而已儆謹從其誨

錄曰愚觀李文姬之智與蔡文姬之慧可同日語哉哲以自固曰智聰以悅人曰慧二姬之頓異人已之攸分也雖然固之質禍不為不深姬之慮禍不為不切卒奈何父既不肯立帝子復不肯立王何物不懲乃至於此若愛者豈惟世載弦直可謂載錫之光者乎

弘道錄卷之四十四

弘道錄卷之四十五

信

君臣之信

路史堯在位七十載民不作武鴟鴞逃於絕域麒麟遊於藪澤則能信於人也

路六

錄曰所以謂體信達順蓋順者天之所助信者人之所助也堯之為君以言天之所助則二儀效順羣生遂育氣無不和四靈畢至以言人之所助則聰明睿智足以有臨寬裕溫柔足以有容是故以天地為本故物可舉以陰陽為端故情可緒以四時為柄故勞可勸以日星為紀故事可列而功有藝鬼神以為徒故事可守而行有考人情以為田是以民不作武四靈以為畜是以鴟鴞逃於野而麒麟在郊也中庸曰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此上古聖神所以配天饗帝為三才之主而萬世人君者所當取法也中庸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

路六

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所之則不厭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錄曰以三重言者舜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如五器所以議禮也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所以制度也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所以考文也以仲尼祖述堯舜故有是懼而有德無位又以六事之言垂之萬世雖不能取信於一時而實有譽於天下至今動而萬世為道言而萬世為法行而萬世為則又不但一世而已厥後若綿蕞之禮希闕之制武墨之字新經之文其與六事不相干攝一時雖能愚人耳目聳人心志實未能舉於天下故不旋踵併與俱亡然則六事之言果可信乎不可信乎